

替身新娘

上册

第一章

“格格，格格……”年仅九岁的简亲王府大格格一个人待在书斋里，她的丫鬟珠儿一路叫过来，就见亭嫣格格一个人也不知在看什么书。

“跟你说过许多次了，走路别莽莽撞撞的，要是被额娘看见了，又有一顿好骂。”亭嫣回过头，冲着珠儿嫣然一笑。

不过一个九岁大的孩子罢了，说起话来却比十二岁的珠儿沉稳老练许多，清晰的口齿、稳定的声调都教人为讶。

珠儿望了窗外一眼，距离书斋外两栋楼的大园子里，有一群正在玩耍嘻闹的孩子，里头有简亲王府的二格格亭嫣、小贝勒亭渊和一群十多个随身服侍的丫鬟、小厮们。相较之下，简王府的大格格亭嫣，却只有她珠儿一名侍女伺候她日常起居事宜而已。

“格格，您又躲在书斋里看书了？”珠儿收敛了点，轻声细语地问。

简王爷平日极少上书房，自从亭嫣跟着亭渊的老师学识字开始，大多是亭嫣在使用这间书斋。

“珠儿，你过来，瞧瞧我找到什么书，可有趣哩！”亭嫣招手唤来珠儿。

珠儿走过去，左看右看瞧了半天，才搔搔头狐疑地问：“格格，这上头的蚯蚓字，珠儿斗大也不识得一个！”亭嫣愣了愣，才歉然一笑。“对不住，我忘了你不识字了。”珠儿搔着头傻笑。“格格，这上头有什么好玩的啊？”她虽然看不懂，可还是挺好奇的！

“这上面写的全都是命算卜卦之学，很有趣的！”纤丽的小脸笑盈盈的，笑容绽开在她白皙的小脸蛋上，灿若春花。

珠儿侍候了亭嫣三年，初初第一眼见到格格时，格格不过是个六岁大的孩子，可就是这笑容竟把她给迷住了！更别说格格身上散发出来的独特气质，连珠儿自个儿也想不明白，一个小小的孩子怎会有这么大的魅力。

可在府里待得久了，珠儿也明白王爷和福晋并不怎么疼爱亭嫣格格，反倒是任性骄纵的二格格亭嫣，让王爷、福晋疼惜入命……打从简王府的二格格亭嫣出世以后，亭嫣格格就注定受人冷落的命运！

亭嫣格格太美了！她自一出生就成为所有人目光的焦点，自然更夺去了简王爷和简福晋所有的疼爱！再来又是王府小世子亭渊贝勒的出世，从此亭嫣格格受到的冷落就更明显了！

“忆？命算卜卦？怎么王爷的书房也会有这一类的书？”珠儿问。

“我是从箱子里翻出来的！”亭嫣道，指了指一箱上头蒙了层厚灰的铁箱子。

“唉啊，锁匙都锈开了！”珠儿翻了翻里头的东西，竟然全是些命算卜卦之书，还有一个擦拭得晶亮的大罗盘。

“可不是！”亭嫣笑道：“这大概不是阿玛的东西，也不知是谁寄放在阿玛这儿的！”珠儿皱了皱眉头，突然想到什么……“糟了！格格，我来是请您到大厅去的！杏妃娘娘这会儿正在厅里同福晋说话，正等着说是要见您和二格格、小贝勒，就是福晋让我来请您呢！”珠儿懊恼地敲了自个儿额头一下。“瞧我这猪脑袋哩！”杏妃是简福晋的妹妹，小了简福晋十来岁，三年前才入宫，一入宫就得到圣上的恩宠，封为贵妃。因为得宠，她才能得圣上恩

准，特予每年到简亲王府来走动几次。

“娘娘来了？”亭嫣眨眨眼，从容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那咱们快走，别让娘娘久等了！”她行云似地，转眼间已经步履优雅地走向房门口。

“欸欸-格格，等等我啊！”亭嫣说走就走，珠儿忙跟在亭嫣身后，往大厅跑去。

“姊姊，你也知道，我进宫这三年来未曾生得一男半女。”杏妃娘娘叹了口气，美丽的面庞上透出无限忧郁。

简福晋听了也只得劝道：“这事儿别心急，慢慢来，改明儿个我再替你问问黄师父，看看有没有更有效的灵符。”杏妃摇摇头，打断简福晋的话。“这三年来什么法子没试过？那些符咒要真灵验的话，早就坐效了！”她抑郁地接下道：“你也知道，如今圣上已日渐老迈，我在宫里想尽办法却不能生得一男半女，要是哪天圣上爷他有个万一-这也是料不准的事！届时我的下半辈子该指望谁？”杏妃越说越苦。忍不住悲从中来，掉下眼泪！

纵然现下圣上疼爱她，可别说等万岁爷百年之后，只说过得几年她红颜不再，届时失宠难免，现下若没生个一男半女，往后的日子就难挨了！

“妹妹？你别这么悲观，总有法子的”简福晋正要开口再劝，杏妃却突然道：“不过如今我已经不怕了！”她抹去泪痕，一扫愁容，笑颜乍现。

“怎么……你可是有了？”简福晋一听，也是喜出望外！

杏妃摇头。“是个现成的孩子！”她笑着道。

“现成的孩子？”简福晋听不明白，满脑子疑问。

“记得日前严妃去世的消息吧？她留下的孩子，圣上答应过继给我了！”杏妃高兴地解释。

“可是德煌吗？”简福晋也笑开了脸。“那是个好孩子呢！可真是恭喜你了，妹妹！”杏妃笑道：“可不是？那孩子挺懂事的，性子又率直，应该不难带才是！”“不过那孩子也有十岁了吧？”简福晋突然间。

“是啊！”杏妃侧过脸问：“姊，你问这做什么？”“都十岁大啦……”简福晋犹疑地道。“这时早认得亲娘啦可往后你虽然辛苦拉拔他长大，可他心底终究会记得自个儿的亲娘是谁，这个……”杏妃脸色变了变。“姊姊，你想说什么？”简福晋沉吟了半晌，才脸色沉重地道：“妹妹，你其实明白我的意思！要是为将来想，做姊姊的我倒有个主意，就不知你会不会怪我存有私心？”“什么主意，姊姊你说来就是！”杏妃急道。

她自然明白简福晋欲言又止是什么意思！

德煌已经大了，他认得自个儿的生母是谁，往后纵然她待德煌再怎么好，至多母子俩相处融洽，他不曾把她当成是自个儿亲娘看待，可往后她却得指望德煌替她挣气，恭敬她、孝顺她。可像如今这样，虽说德煌是个好孩子，也难保将来不会有个变量！

简福晋点点头，既然杏妃问了，她才道：“我是想……不如让咱们联个儿女亲家，一则来个亲上加亲，二则结了亲家后，德煌就既是你儿子又是你的甥女婿，这关系又深了一层，再怎么样也比他将来娶了别家的闺女好上百倍！”“好主意？”杏妃深深点头，简福晋的话让她顿时安了十倍心！

“姊姊，你肯把甥女嫁进宫里全是为了妹妹一人，怎么说是存有私心！”简福晋见杏妃答应，忍不住捂着嘴笑，乐不可支！“妹妹，你这么说，好象我这做姊姊的占了便宜又卖乖了？”“姊姊。你这说哪里话！”杏妃也要借这层关系，拉近和德煌的距离。她想了想又道：“不过这事儿还得等我奏明圣

上去，想来圣上必是会准的！”“那咱们就这么说定啦！”简福晋连忙道，她没想到能做成一门天上掉下来的大好亲事，不禁喜出望外！

“额娘！”简亲王府的二格格亭嫣和小贝勒亭渊被十几个丫鬟、小厮们簇拥着，来到大厅。

“嫣儿，快过来，我和你姨娘正说着你的事呢！渊儿，你也过来跟你姨娘请安！”简福晋见了一双宝玉明珠般的爱子、爱女，不禁心花怒放，赶紧招手唤来了两人。

“姨娘好！”两个清秀漂亮的小娃儿齐齐跪到杏妃跟前磕头。

杏妃见了两个漂亮娃儿，高兴得合不拢嘴，忙扶起来了。见小女娃儿长得漂亮可人，喜欢得直抚亭的头。

“妹妹；你瞧我这女孩儿怎么样？”简福晋嘴角带笑试探地问。

“怎么样？万中没一个这般标致的！”杏妃赞叹，把亭嫣搂到怀里，又伸手摸摸亭渊的小头颅。“我有许久没来，这两个孩子长这么大了！”亭嫂从懂事就知道自个儿生得美，大人们宠她，她也晓得卖弄乖巧，杏妃一抱她，她顺势就往杏妃身上偎去。

“妹妹，你喜欢嫣儿吧！”简福晋得意地瞧着自个儿漂亮的二女儿，语气中尽是掩不住的骄傲。

“这孩子这么漂亮，任谁瞧了都会爱上的！”杏妃道。

简福晋点点头，笑吟吟地道：“这么-就这孩子给你做媳妇儿如何？”杏妃一听简福晋话里意思，立刻笑逐颜开，可随即又想到了什么，微微拧起眉头。

“这……姊姊，你把这么漂亮的孩儿许给我当女儿，我自然高兴，可是……你不是还有个嫣儿吗？莫非那孩子已经许人了？”杏妃问。

简福晋愣了愣，稍后神色不甚自在地道：“嫣儿还未许配人家，妹妹你所顾虑的，我话未出口前自然地想过，可这两个孩子都是打从我肚里生出来的，我是她们的亲娘，两个孩子我是谁也不偏袒的！可说正格的，就说我也是嫣儿的亲娘，也得说句公道话……我瞧也只有嫣儿能配得上德煌那孩子！”简福晋拐弯抹角，终于说出心底的真话。

可这“真心话”其实也半真半假，真相只有她自己明白……杏妃睁大眼，不解地问：“亭嫣我见过，虽然是个不大一样的孩子……可……姊姊，你这话又是怎么说？”简福晋撇嘴笑了笑。“先别说那孩子长得没嫣儿显眼。妹妹，你说那孩子不一样，你瞧她不一样在哪里？”杏妃不明白简福晋这么问的用意，想了好一会儿才道：“也说不出那孩子哪儿不同，总之她和一般的孩子不大一样，就像……就像个没长大的小大人似的！”她说亭嫣不一样，指的是亭嫣气质沈静，不似一般稚龄孩天真活泼，倒没别的意思！

“可给妹妹你说对了；”简福晋哼了一声。“就是这么着！那孩子压根儿不像个孩子，好似生来就多了一付心眼，连我这做娘的也瞧她不透！”简福晋话才说完，大厅外头立即传出一道几不可闻的抽气声。

亭嫣以手掩住了珠儿的口，轻轻地摇了摇头，脸上的神色没变，但仔细瞧仍能看得出她眼底的黯然。

珠儿拉开亭嫣的手，压低声不平地问：“格格，福晋口口声声说您也是她怀胎十月养的，为什么还这么说您。”“嫣儿的确比我好，她能让额娘开心……”珠儿不以为然地低喊，“福晋她压根儿是偏私！她不爱您，只爱二小姐！”亭嫣却只是低下脸，不再说半句话。她早已知道额娘对她的嫌恶，

那绝对绝对是嫌恶！

从前她从书本里看见“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一句，信以为真，可终于……她从简福晋口里听到真心话了！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吗？亭嫣毕竟只有九岁，再懂事也不能完全澄清简福晋对她的嫌恶，到底是或不是？为人父母者对儿女的挑剔是否就叫理所当然？可她真真切切地明白-额娘不喜欢她！

她小小年纪，心底涌起的悲哀却是那么深重，并不比一个情感丰沛的大人少一些。

她胸口受了伤、隐隐地抽痛，清楚地感觉到喉头的酸苦，那咽不下也吐不出的滋味……“可我瞧那孩子挺懂事也挺乖巧的，不像姊姊你说的这般吧！”杏妃皱起眉头，对简福晋的话存疑。

简福晋只是冷笑，不予置评。

亭嫣长得并不似亭嫣一般娇美可人那也就罢了，可嘴巴不甜又不乖巧讨喜-兼且不爱多话，性格又古古怪怪的，这种孩子叫她怎么疼入心坎？！

更何况那孩子日渐长大，那张脸叫她愈看愈烦，她打心眼底讨厌她！

“总之孩子是我生养的，怎么样我最明白！”简福晋眼底闪过一抹谄光，看了看娇甜的二女儿，心情才艾又稍稍好转些。

“可是姊姊，亭嫣既然还未许人，你就先许了亭嫣给我，这往后……往后你对亭嫣那孩子也不好交代啊！”杏妃道。

“有什么不好交代的？”简福晋不以为然。“要嫁进宫去，这可不是玩的，亭嫣没这福分，也不能眼红她妹妹的。”她说的似是而非，心底确是有私心的！

杏妃欲言又止，看了看怀中柔顺乖巧的娃儿，心里也喜欢，便打算顺了简福晋的意思。“话说回来，都等了好一会儿，怎么还没见到嫣儿？”简福晋也皱起眉头。“早让珠儿去叫人了，到这时还不来，这般不识礼数，真不像打我肚里生出来的！”口中念念有词。

“额娘，杏妃娘娘。”亭嫣这才推门进来，珠儿跟在后面，板着张脸。

她早到了许久，听见说到自己，才在门口杵着不敢进来，怕额娘知道自个儿听见，心底更不痛快……“是亭嫣吗？也长得这般大了！快过来，让姨娘瞧瞧？”杏妃热络地招呼。

亭嫣静静走到杏妃跟前，福了个安。“娘娘好。”“别这么生分，叫我姨娘就成了！”杏妃慈爱地道，拉起了亭嫣的手。

简福晋则是轻轻哼了声，亭嫣嘴巴不甜、又不会主动亲近，一向就教人觉得生分！

亭嫣静静地回视杏妃，一双清澄明亮的眸子冷静智性，里头似乎住了一个不属于九成孩子的灵魂。

杏妃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亭嫣，见她虽然不似妹妹亭嫣生的美艳，可脸上恬淡静美的神情，再加上那对眼睛，不知怎的……竟煞是迷人！

杏妃看迷了眼，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也忘了亭嫣只是个九岁的孩子……“嫣儿！”简福晋唤了一声，杏妃才回过神来。简福晋冷淡地道：“给姨娘请过安了，你先下去吧！”“是。”亭嫣又福个身，才退下去。

珠儿仍然跟在身后，自始至终噤着嘴。

“妹妹，那这桩婚事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就是嫣儿和德煌两个……”亭嫣还没走远，简福晋拔高的声音就从厅里传出，以并不避讳让亭嫣听见！

“格格……”珠儿跑到亭嫣身边，想说些安慰的话，却又不知说什么才好！

“我到书房去，晚斋不必送过来，我今日吃午斋。”亭嫣淡淡吩咐。

她自小茹素，这也是让简福晋认为她怪异的一点！

珠儿听亭嫣这么说，只得点点头。“天冷了，晚些我送件衣服过去。”对格格她只能疼惜在心里。

格格总是这样！她就是担心格格外表显得太坚强，心事封得滴水不露，苦痛尽往肚里吞，任凭内心再怎么难受了也不轻易示人的性子！

亭嫣点点头。“不必跟来了，你做你的事去吧！”微微一笑才转身走远，小小瘦弱的身影消失在园子尽头。

珠儿呆在原地愣了好一阵，才摇摇头，欺了老大一口气，转身往房里去。

第二章

十三年后，简亲王府“这可怎么办才好！再十天十三爷就要来迎娶了，这会儿亭嫣人病成这样，让我怎么跟圣上交代！”简亲王在二格格亭嫣的房里急得团团转，抬眼看见病势沉重的女儿：又是一阵哀声欺气。

“王爷，您别尽是叹气，如今嫣儿病成这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简福晋抽噎一声。“您倒是快想法子解决啊！”她爱女心切，亭嫣病了个把月昏沈不醒，她头发也跟着花白了大半！

约莫一个多月前，亭嫣在户外染了风寒，原本以为是小病；请过大夫来把过脉，以为吃过几帖药便没事了，自小订下的婚期将届，到时应该能够如常举行。谁知道亭嫣竟然就此一病不起，病势还益发沉重，到后来竟然病得不省人事，镇日昏昏沈沈，人都没了知觉！

这会儿眼看着婚期将近，亭嫣的痛仍然丝毫没有起色，一则简福晋舍不得这桩富贵亲事，二则圣上下旨赐的婚，岂有出尔反尔的道理！

于是亭嫣病重这事简王府便对外瞒着，简福晋让府里的丫援、小厮们守口如瓶，不许泄漏一句，违者重惩。亭嫣病重的事就这么瞒了下来，简福晋原本指望亭嫣的痛多休养几日便能疼可，谁知她一病不起，病情还有愈来愈沉重之势，这下子可让简福晋和简亲王心急如焚，一则担心欺君之罪；二则爱女病危，更叫他们俩心痛！

“都是你！早先我说了要禀明圣上，你偏不肯！这会儿嫣儿一病不起，圣上那儿可叫我要怎么交代才好！”简王爷气急败坏地道，他最担心的还是欺君这事。

“是咱们女儿的病重要还是你的荣华富贵重要？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理那个！”简福晋边说：眼泪擦个不止。

“怎么能不理？”简王爷气唬唬的。“嫣儿要是没气儿了，咱们也要跟着倒霉！”简王爷是疼亭嫣，可他更看重自个儿的富贵爵禄！

“你……你还诅咒嫣儿！”简福晋哭诉。“你压根儿不顾咱们女儿，心里只想着你的富贵！”简福晋心疼女儿，不禁又气又恼！

“我的富贵不就是你的富贵！？”简亲王皱起眉头，不耐烦地喃喃咒骂；“妇人之见！”简王爷急欲把亭嫣嫁进宫去其实另有隐情，他暗地里收贿卖官已行之有年，事情虽然办得干净不致败露，可有个稳当的靠山更是万无一失、如虎添翼！

两人正话不投机，刚巧亭嫣开门进来。

“阿玛、额娘。”简王爷见亭嫣，嗯了一声，简福晋却好似没看见，只把注意力专注地放在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亭嫣身上。

亭嫣今年已二十有二，对比于亭嫣的娇艳妩媚，她容貌出落的姣美清灵、身段织。亭嫣若是朵怒放盛开的牡丹，亭嫣就是水仙冰肌。可水仙毓秀清灵，除非是慧眼独具的君子，一般只会觉得水仙怎么也比不上牡丹的艳光照人、锦燻讨喜？简福晋冷眼看着亭嫣进房，她对亭嫣的态度多年不改，反而愈益冷淡，主要还是亭嫣比不上亭嫣嘴甜，又向来只爱待在书房，不懂得与母亲亲近。亭嫣因为不讨母亲喜爱的缘故，婚事也就此耽搁，所有上门提亲的姻缘，全因为简福晋意兴阑珊，可有可无的态度因此无疾而终！

“额娘，妹妹的痛可有起色？”面对母亲的冷淡，亭嫣不以为意地走上前去，关切地问。

这些年来她早已看清双亲对待自己与婷嫒两人，差别甚大的不平等待遇，对于母亲的冷淡，她已经学会处之泰然。

简福晋没好气地瞟了亭嫣一眼，不耐烦地道：“嫣儿若有起色，我还担什么心？人就躺在这儿。你自个儿瞧也明白！”亭嫣看见亭嫣蜡黄的脸色，沈吟半晌，轻轻叹了口气。“额娘，有一些话……嫣儿明白原是不该说的，可是……”“你想说什么打要是些不中听的话，那也甭说了！”简福晋脸色一变，立时喝止亭嫣。她早认定亭嫣古古怪怪，近几来说出口的话都有些鬼祟，不知怎地竟然次次百说百中？简福晋心中一则害怕，二则更是打心眼里厌恶这个宛如鬼魅附身的大女儿！

例如这会儿，她就怕极了会听见亭嫣说亭嫣就要不久于世的话，虽则她压根儿不信，可也不吉祥之至！

“额娘……”亭嫣欲言又止，终于轻轻说：“您放心，只要留心医治妹妹，妹妹她能过这一关的，只是”“只是什么？”简王爷问。简福晋不信，他可是信服的不得了！

早年简王爷曾与一位精通堪舆、命理的高人结交并且从中得到不少好处！后来那位高人因为周简王爷算是小有交情，就寄放了箱东西在简亲王府，之后事隔数十年，那人却一直不曾来取，那箱东西也就搁在书房里蒙尘，可是简王爷却不知道那箱东西究竟装了些什么，虽然他也曾经好奇，可毕竟他还是个重承诺的人！

直到近几年亭嫣每每开口预测，皆能料中事由，简王爷虽然不知道亭嫣打哪儿学来这料事如神的本事，可他却知道亭嫣自小就爱待在书房里镇日不出一言，自然翻遍每个书筐、箱柜广阅藏书。心中便隐隐有预感-亭嫣的改度必然和那箱搁置在书房里的东西有关！

“只是……妹妹的亲事恐怕不成。”亭嫣终于道。

“你胡说什么！婚事是自小订下的，她既然会好，婚事岂有不成之理！？”简福晋怒道。

“是啊，嫣儿，你这话说的差了，婚事是圣上赐下的，十拿九稳，岂有不成的道理！？”简王爷也不以为然。

亭嫣轻轻叹口气、噤了声不再说话。

“嫣儿，你说嫣儿的病会好，却是在什么时候？”简王爷往下问。

“何时痊愈可嫣儿不能分毫不差地论断，这是连神仙也办不到的事。”亭嫣道。

简王爷挑起眉，旋即皱起眉头。

“那又怎么知道嫣儿的病必定会好？”简福晋听到亭嫣的病有救，心底虽然高兴，可无凭无据，便有意为难亭嫣。

“天助尚需人助，妹妹的双耳明润，印堂不致灰败，双眉秀长，人中深厚，再加上掌中的纹路虽断，却有美好的玉新纹衔接保护，定有贵人相助并能逢凶化吉。

由此可知‘必定’会好倒也未必，只是病尚有救，不需绝望，还要留心医治，才能续气存命。”亭嫣道。

简福晋皱起眉头。“你又不曾习医，哪里懂得这些？”“女儿-”亭嫣才要开口，就被简王爷打断。

“既然留心医治就能好，那就不怕犯上欺君之罪了！”简王爷闻言兴奋不已，早已信了十分！

亭嫣听简王爷这么说，便不再言语。

“嫣儿的病真的会好？”简福晋却不怎么相信。

亭嫣点点头。

“那咱们就安心等上十来日再说，这十日内留心调养，病也能好个四、五分，只要不致昏沈到不能拜堂，到时一冲喜，病怕不就全好了！”简王爷乐观的几近天真。

亭嫣在心里轻叹口气，她观察亭嫣的眉梢眼尾、内外福堂、印堂宫禄妻妾诸宫，皆无泛喜之兆；再看手掌心内家风纹、玉柱纹金星丘等亦不见喜红，想在十日内成婚，是万不可能的！

但是简王爷不信她所言，执意要把亭嫣嫁入宫中，她多说也无益。一切但看天意，天意如何，只等十日后就见分晓了！

九日后，简亲王府-“嫣儿，你说嫣儿的痛十日会好，怎么到现在一点起色也没有？”简王爷忧心如焚，没头苍蝇似地在简亲王府的大厅内团团转！

眼看着明日就要拜堂了，亭嫣却仍然病势沉重、昏沈不起。

“阿玛，我说妹妹的病细心调养会好，却没说什么时候。”亭嫣耐心地解释。

“可是她一点起色也没有，眼看着明日就要成亲了！”简王爷气急败坏地道。

“阿玛，我早说过……妹妹的婚事不会成的。”亭嫣叹息地道。明日就要成亲，亭嫣的气色仍然未见红转，看来亲事是绝对成不了了！

“不成也得成！”简王爷忧极转怒。亭嫣的话虽然是事实，却一点也不中听！

亭嫣和站在一旁侍候的珠儿对望一眼，神色忧虑。

“阿玛，都到这份上，妹妹还是病势沉重，您明知成亲已是不可能的事……”“那就由你代替你妹妹出嫁！”简王爷突然灵机一动，脑海里掠过一个主意他要亭嫣代妹出嫁！

“阿玛！”亭嫣愣住，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简王爷心烦意乱地挥手。“你明知到这份上了，你妹妹就算用爬的也走

不出咱王府大门口步！如果你打算眼睁睁看你阿玛、额娘犯上欺君大罪，那就只管铁了心，别理会咱两老！”简王爷情急之下，恩威交迫！

“可阿玛，这万万使不得的！”亭嫣但愿能劝醒阿玛疯狂的奇想。“欺君之外又犯欺君。罪上加罪，万一要是被拆穿了……”“不会被拆穿的！”简王爷打斯亭嫣的话，胸有成竹地道。“你不是说嫣儿的病会好？等嫣儿好了，你们姊妹再换回来，到时不就神不知、鬼不觉了！”“十三爷是当事人，妻子相貌改变，他岂有辨认不出来的道理？”亭嫣拆穿盲点。

“阿玛当然不糊涂！”简王爷接下道。“只要你在新婚当夜，想法子让十三爷喝下十日醉，这一杯起码能让他醉上十日，在他醒来之前，嫣儿的痛若还未有起色，就再给他补上一杯，直到嫣儿好了为止！”简王爷异想天开。

“可是宫里侍候的丫鬟、嬷嬷们也会认人，就算能瞒过十三爷，又怎么能瞒得过宫里众多耳目？”亭嫣质疑。

“这更好办了！只要你不出房门半步，起居全由咱们府里派去的人服侍，这么一来，这问题就不是个问题！”简王爷设想得十分周到。“你只管放心！当夜我会让人尽力灌醉十三爷，到时他醉眼惺松，就算掀开红帕也看不清你的面目！”“王爷！您的意思是要格格代嫁，却不过是假冒二格格的工具？”珠儿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睁大了眼，不平地道。“您这么做不但侮辱了格格！而且对她一点都不公平”“放肆！”简王爷的用意被一个丫鬟料中，不禁恼羞成怒！“亭嫣尚未出阁，情急之下计出权宜，代妹出嫁又如何？”他原不须理会一名丫鬟说的话，可为了要安抚亭嫣。他不得不多做解释。

“可既然是格格代嫁。大可让格格就此替代了二格格，成为皇家人！”珠儿知道王爷私心也是偏袒二格格的，她实在为自个儿的格格抱不平！

“住口！你是什么身分？嫣儿都不说话了，你喳呼个什么劲打来人啊，把这贱婢给我拖下去……”“阿玛，”亭嫣沈默了许久，终于关口。“您别为难珠儿，若真要依您的方式进宫，将来需要仰仗珠儿的地方还不少！”“你这么说是答应了？”简王爷问。

亭嫣淡淡点头。

“格格！”珠儿不以为然地喊道。

“那太好了！”简王爷听到亭嫣答应，终于松了口气。“等你妹妹病好了，她会感激你的！”亭嫣低下了头，缄默不语。冒的风险大大，压根儿是承担不起万一的！可阿玛势在必行，固执地不肯听她所言，况且拖到现在，简亲王府确实已骑虎难下，她能做的只有尽了当女儿的本分！

“你记，新婚之夜一定让十三爷喝下十日醉，至于嫣儿这边，只要她一有起色，我自会想法子，立刻把她送进宫换人！”简王爷脸主终于有了笑意。

亭嫣肯答应，这事就成功大半了！简王爷心底洋洋得意，认为自个儿当真是天纵英明，才能想出这条瞒天过海的奇计！

可自始至终却未曾愿及到，他这么做是否伤害了大女儿的感情……新婚之夜，亭嫣凤冠霞帔地坐在喜床上，等候着她的“夫君”进房。

她终究是依了阿玛的意思嫁过来了！

早几日她观看自己的气色，察知近日内会有喜讯，起初她只觉得奇怪，心中隐隐不安，却不料冥冥中注定她会代替亭嫣出嫁！

轻叹一声，她扯下披在头顶上的红帕。珠儿就在门外候着，等德煌到来，珠儿会敲门通报信息。

亭嫣走到桌前，先将摆在桌上的两只酒杯斟满，再从袖中取出预先藏

好的瓷瓶，然后将瓶中的液体倒在桌上其中一只酒杯内，之后端坐回喜床上，依旧取过了红帕盖妥。

等‘他’谢酒回来，就算酒量再好，想必也有六、七分醉意了！届时他看不清自己的脸；再让他喝下阿玛预先替她准备好的十日醉，自个儿该做的事情就算完成了！

亭嫣头上蒙着红帕，垂着脸看见自个儿身上的喜服，这喜服原本是给亭嫣准备的，亭嫣的身段丰腴，她则稍嫌清瘦，衣服还是昨日珠儿连夜赶工重新缝妥的。

急迫下糊里糊涂答应阿玛总让她心底感到不安，虽然她是代替亭嫣出嫁的，可嫁过来便是嫁过来了，她给自个儿算过，自己只有一次披嫁纱的命，可这回她替亭嫣嫁人，却不是自己的姻缘。

这一切是命吧？这样也好，她今年已二十有二，要找到合适的姻缘已经不容易，再者阿玛和额娘对她的婚事原本就不热中，姻缘虽说天定；尚需要人和，就算有披嫁纱的命，运命不济，也是极容易错过的。

“叩叩”窗外传来两下轻微的敲打声。珠儿压低的声音随即传进来。“格格，十三爷过来了！”亭嫣心口一跳，随即喃喃安慰自个儿。“别慌：别慌，一切都按计划来，不会出差子的……”“你下去吧！”外头隐约传来男人的低喝声，亭嫣在房里却听不真切。

“是……”珠儿回道。

原来他是遣走珠儿！不一会儿房门被推开，亭嫣听到开门、倒茶的声音，进来的人却始终不说话。

“折腾了半日，你饿了？”男性低沉、清醒的嗓音突然就近在身畔，亭嫣身子一僵。

不是她预期中的醉言醉语？这是怎么回事？阿玛不是说会尽量灌醉他吗？“怎么？饿昏了头，没力气说话了？”浑厚的男声低笑，慵懒地调侃她。

德煌歪躺在炕床上，半合着眼，带着一丝挑剔的目光审视身畔清瘦的女人。单看身子骨是太瘦了！这样的女人压根儿不投他所好，他向来喜欢丰腴肉感的女人！

不过无妨！这女人是额娘替他挑的，他原就打算拿来搁置在家敷衍额娘的，再者听说简亲王府的二格格美艳无双，连他额娘都赞不绝口、再三向他保证，他才勉为其难地允了这桩无聊至极、不能自主的亲事！往后只要她不给他惹麻烦，至于能不能“投他所好”，那倒无所谓了，反正他另有发泄“所好”之处！

亭嫣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德煌挑起眉，探手就要掀她头上的红帕“等等！”亭嫣往后一缩，深吸了口气，壮着胆子道：“我……我额娘交代了，揭喜帕前一定要先喝交杯酒……”“这是哪来的规矩？”德煌不为然地皱起眉头。“还喝什么交杯酒？太麻烦了，就省了吧！”说着又要抓下她的盖头。

“不能省的！”亭嫣再度避开他，却险些被他扯着。“额娘说……她说不喝的话，会不吉祥的！”这压根儿是她胡诌的！目的只是让他没机会看见她的脸，免得之后换回亭嫣时，他会认出两人的不同，而心生疑惑！

德煌愣了愣，然后撇撇嘴。烦躁地压低声咕囔。“真麻烦！”亭嫣不理睬他的不耐烦，径自从床上站起来走到桌前，端起事先准备好的酒杯。

“你一杯，我一杯，要喝了才大吉大利！”德煌瞪着她手上的酒杯，闷哼一声，调侃道“你蒙着喜帕还能认路？这本事倒不赖！”说完接过她递过来

的酒杯。

亭嫣见他依了，心底才稍稍安定，正举起酒杯要饮下，温暖的大手突然握住她举杯的心手，亭嫣一震，酒液随着溅出杯外。

“别慌！”他低哑地道。

亭嫣似听到他的低笑声。她蓦地脸红-她反应过度了！但是，她不该任他抓着她的手的！

亭嫣试着要挣脱他……“既然是交杯酒，咱们的手就得交勾着喝酒，这样才叫做行理一致！”他似笑非笑地道，大手紧紧抓着她纤细的手臂和他粗壮的右臂交缠，不容她轻易挣脱。

“你……十三爷说的是！”亭嫣勉强自个儿镇定下来，不再不智地抵抗。她心口狂跳，还得拚命告诉自己“别慌、别慌”，却怎么也抑止不了莫名其妙的心慌意乱！

“还叫十三爷？”德煌眯起眼，笑着挪揄她。“该改口唤我夫君了吧！”亭嫣蒙在红帕里的脸蛋通红，噤口不说话，她自然不能唤他“夫君”！

“快喝了吧！喝了这杯咱们就能上床安寝了！”尽煌戏谨地道，说罢仰头一饮而尽！

直到他终于喝下酒，亭嫣才略微松了口气，慢慢饮下自己手上这杯酒，一边等着他醉昏过去……德煌皱着眉头等她磨磨蹭蹭地喝完一小杯酒。等了半天，她杯里的酒却还剩下大半杯，尚终于不耐烦了！“你要是喝不完，我替你喝吧！”说完就要接过她手中的杯子？“不能代喝的！”亭嫣固执地护着手上的酒，不让他接过。‘道酒要自个儿喝才会吉祥的……’“吉祥！吉祥！”德煌顿时失去耐心。“要是错过良辰吉时就不吉祥了？”他话中有话。

亭嫣听出他话里的不耐烦，心里只想着酒力怎么还没发作？他怎么还不昏睡过去？“一定要按步骤来的，这是一辈子才有一回的事……你别心急！”却没听出他话里的涵义。

“那就快喝了吧？明早我还要赶到丰台，没时间在这儿跟你穷耗！”这么一番折腾下来，他已经“兴致”全失，何况看她瘦得一身皮包骨。更是教他倒胃口！也因此他终于彻底失去耐心，没兴头跟她穷耗了？“丰台？”亭嫣呆住。“你要到丰台大营去？”她愣愣地问。

德煌不耐烦地点个头，又想到她蒙着脸看不见，只得应了一声。

“可是……可是咱们俩才新婚……”“我也不愿意！但军政大事可比咱俩的私事重要多了，我若不去，可是会误了军机的！”他不耐烦地解释道，见她老端着酒杯不喝，眉头越皱越紧！

亭嫣听见他这话，脸色倏地刷白，心底冒出一股寒气……他刚刚喝下十日醉了！要是酒力一发作，他十天都下不了床，还怎么到丰台大营去？“你怎么啦？快喝了酒……别误了春宵一刻……”德煌晃晃头，怎么他觉得视线开始模糊、头脑开始昏胀起来？亭嫣愣坐在炕上，听出他语调开始含糊……完了！”怎么也料不到他会在新婚第二日就离府，千算万算怎么也算不到会出这临时的事！

德煌只觉得头愈来愈重，心底隐隐觉得不对，突然心念一动，他条地抬起头质问——“你-你刚才给我喝了什么？”同时力道恶狠地抓住她！

亭嫣浑身一震，看来完美的计策竟然料想不到地出了差错，这会儿她心慌意乱到了极点且“你看见的……只是一杯酒罢了！你……你放开我啊”老天爷，可别在这时又出其它岔子！她心慌意乱地想甩开他，谁知他紧紧抓

住了她不放，没想到醉酒的他竟然难缠到极点！

她从小读书，可书里却没教她这事，没教她该怎么应付一个既难缠又意志坚强的醉鬼……几乎在同时，德煌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十日醉！”他怒吼。“该死的！你给我喝了十日醉！”亭嫣心头一慌，转身拔腿想逃。

“该死的！”德煌怒吼一声，突然伸手扯下她头上的红帕“啊……”亭嫣惊呼。

红帕落地的刹那，她初次看见了她“夫君”的脸……和一双盛怒、犀利，布满红丝的眼！

亭嫣愣愣地和德煌对望……这一刻她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冻结了。

德煌发狂了？她脸上的表情已经证实了他的猜测！“该死的你！”他狂暴地又吼一回。

这个女人疯了不成？竟然真的在新婚之夜下药迷醉他！

难怪刚才在厅前简亲王非但不替他挡酒，还频频劝周遭的人齐向他敬酒，意图灌醉他！简亲王却不知他有千杯不醉的本事，到头来反倒是一干借故找他敬酒的人全部醉倒，连简亲王自己这会儿也醉在厅上不省人事！

德煌腿起眼，双拳握紧、再握紧。

亭嫣看见他陷紧拳头，猛地回过神来挣开他的掌握，迅速退缩到房中远远的角落，紧紧揪着自个儿的胸口。

怎么办？一切都完了，他看见她的脸了！

亭嫣正被这突来的情势吓得发愣，突然德煌就朝着她扑过来，错愕中亭嫣闪避不及，被他一把抓住袖子，她张大了口正要喊出声，他立刻伸手掩住她的嘴，另一手打掉她头上的凤冠，粗鲁地拽住她披泻的秀发，呼吸急促地厉声质问：“为什么这么做？”亭嫣看见他额头慢慢沁出一颗颗豆大的汗珠，她睁大了眼，讶异他过于人的耐力！

“说！”见她不回答，他用力一扯她乌亮的长发，听到她吃痛的闷哼声，他发狠地扯得更紧。“快说，为什么对我下药？”亭嫣疼得泪都泛出来了，她摇头、再摇头。看见他扭曲的俊脸、凶狠的眸光，她知道现下的他就如一头被激怒的狮子，随时都有伤害她的可能。

虽说是错在自己，可这前前后后的始末……为了阿玛、为了额娘，要教她从何说起？“不说？”德煌眯起眼，眸光透出盛怒的暴戾之气，突然出乎意料地动手撕扯她的衣裘“不要！你要做什么”亭嫣吓了一跳，他却一声不吭。只管粗暴地动手扯掉它身上的衣物，力量之大，甚至弄疼了她！

亭嫣挣不开他的留力，眼见喜服被撕碎，胸前的衣襟被扯得大开，露出里头淡粉色的肚兜，她羞愧地使尽全身力气捶打他，可他对她小鸡般的气力压根儿无动于衷。

“你要做什么？别这样……你放开我……”亭嫣奋力地抵抗他。她手脚并用地捶打、踢端，却不知道她这么做，只会更激起他的怒气，另方面还强烈地挑起他意固征服她的欲望-他发誓要驯服这头不驯的小母狮！

回视她狂乱的眼，他终于看清他的“娘子”一个暗色白皙、容貌清丽、身段织细……却半点也不诱人的女人！

盛怒中，他出口伤人地道：“传言简亲王府的二格格无论姿色、风韵都是绝顶之选，可原来百闻不如一见，传言毕竟是传言，连我额娘都被骗了！在我看来，你的姿色不过尔尔，一点也没有特殊之处！”亭嫣的脸瞬间泛白，

她浑身僵硬，半晌才一字、一句地道：“既然如此，请你放手”“放手？”他无情地嗤笑，没让她的话给激怒。“春宵一刻值千金，你的义务就是陪我上床，我为什么要放手？”亭嫣睁大眼，小脸蓦地胀红，他怎能这么轻而易举地口出无耻的狂言？看到她双颊在瞬间就胀得通红，犹如一颗粉嫩嫩、教人垂涎的红苹果！德煌挑起眉头。又条地眯起-世上竟然有这么容易脸红的女人！况且她红着脸模样.....竟然该死的好看极了！

况且他发现她压根儿一点也不“瘦”！

亭嫣在脸红之后又蓦地睁大眼-他正抓着她衣襟，温热的大掌顺着她胸前的起伏。正放肆地紧贴她的胸部！

他亲昵的举止、让她难堪而且不自在！他若不是存心就压根儿是有意的！“你放手.....快放手！”亭嫣尖喊。

“从头到尾你就只有‘放手’这两个字？”他调侃道，非但不放手，大掌还放浪地探入肚兜内，握住软热的两乳，用力搓揉.....亭嫣呆在当场。两只眼睛瞪得更大-他两眼涣散，明明就快不支醉倒了，却凭着一股意志力强撑着，还能对她轻薄！

“原来你一点也不瘦.....我挺满意的！”德煌两眼盯住她，大掌恣意地推挤揉捏，凭着过人的意志，一字一句稳定地吐出口。

他手掌心的火热像炭炉的热力一般穿透她！

亭嫣的脸愈烧愈热，却挣不开他的掌握！从来也不曾有男人敢对她这样，连轻薄她一句也叫放肆，可是，可是他竟然.....“啊.....”亭嫣一震。

趁着她呆住之际，德煌再探入一手，长指放肆地挟住她两只乳峰.....“硬了？嗯？想不到你是这么敏感的女人！”他低笑，哑着声调侃她。

“不.....你不能对我这样！”亭嫣蓦地清醒，火红着脸一把挣开他，脚步踉跄地退到远远的屋子对角，狼狈地拉拢敞开的衣襟！

他怎么能.....他怎么能这么对她！？德煌几乎立刻就逼上前去，面色一转，冷着声道：“我是你的夫君，今晚我想怎么做都能！”他不容她抵抗地扣住她的双腕，这回直接扯下她的肚兜“啊-”亭嫣惊呼，胸口一凉，白嫩的双乳霎时弹跳出，毫无遮掩地袒露在他眼前！

看见他调侃的眼色和嘴角那抹轻挑的笑痕，亭嫣羞得无地自容.....她竟然在一个初次见面的男人面前赤身露体！

冰凉的冷空气直接接触她赤裸的肌肤再如上德煌灼热的目光紧盯着她两乳尖上粉嫩的花蕾，亭嫣感觉到胸前异样的胀痛，乳峰渐渐变硬突出，凝皱成较深的葡萄紫色.....“真美.....”德煌惊叹，看她骨瘦如柴的，没想到竟然有这么惹火诱人的身段！他忍不住再探手上前，一把握住那两团浑圆动人的玉乳，尽情揉捏个够！

“啊.....请不要.....别.....”亭嫣扭着身子挣扎，德煌反倒愈抓愈紧，放肆地抚弄她肿胀的两乳。

因为他的放肆，亭嫣倒抽一口气，她想挣扎、想抵抗！无奈何两手被他紧紧箝住，眼睁睁瞧着他玩弄双乳，她羞得不能自己，此时此刻只想一死了之！

德煌反制她的双腕扣在身后，让她拱起上身，突出耸挺的乳峰，惹得他欲火贲张，更方便他爱抚个够！

“原以为你甚至会倒我的胃口，但看来我错了而且错得离谱！”他低哑地喃喃自语。

看着她挺俏的双峰在他的爱抚下渐渐肿胀，他低低地笑出声，出言调侃。“好甜的味儿！这儿原本滑如丝的，想不到我轻轻弄几下就绷起来了……”他低哑地笑，粗糙的手指羞辱似的猛地拉扯她丝滑的乳头。

“啊！”亭嫣浑身一颤，突然晕天眩地的，两腿不由自主地发软！

德煌邪气地嘎笑，两根手指捏着她的乳头，轻挑地狎弄。“没男人摸过对吧？头一回让男人这么爱你，是什么滋味儿？”为报复她企图迷醉他，他刻意羞辱她。

亭嫣微张着小嘴，大口大口地喘气……“你……你快住手！”亭嫣羞愧得声音都颤抖了！他怎能这样待她？“你再不住手……将来我们都会后悔的！”“后悔？”德煌听了她的话却只是嗤笑一声。“婚姻不得自主，得奉父母之命成婚，我第一不屑！若真要后悔，打我答应娶你进门那刻起就该后悔了！”他粗糙的大掌握紧她的右乳不放，又突然低下头吸吮住她的左乳……“呢……”亭嫣身子一震，左半边赤裸的椒乳已被他整个含在口中！“不要……你别这样……你不能这样对我的……你不能！”像是为了证明她的抗拒是徒劳无功的，他双唇匝紧，用力一吸“啊！”亭嫣身子一颤，两条腿莫名地瘫软，她软瘫在他身上，只觉得全身要融开了！

“舒服吗？”他喘着气低笑，嘴里含着一只椒乳，舌尖来回抖动挑逗着，嘶哑、含糊不清地问。

“你……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你不能这么对我……”亭嫣气喘呼呼，挺耸的双峰感到异样的胀痛，她不是毫无知觉的木头人，就算还是个处子也有最天真纯稚的反应，他在她身上邪恶的作为，她岂会全无感觉？似乎对她没理由的坚持感到不耐烦，德煌突然咬住含在嘴里的乳峰，亭嫣疼得全身抽搐，可一阵她不明白的快感，突然朝她袭来，她身子一软，德煌趁这时脚下一拐，把她撂倒在身后的衣柜上，跟着他提起她的双腕扣到头顶，空出的另一只大手开始扯她的褰裤。

“不行，你不能这么做！”意识到他的企图，亭嫣整个人蓦地清醒过来，开始慌乱地扭动挣扎，虽然她并不确切明白他要对她做什么！然而除了更多的“不能”外，她却不知道该怎么抵抗他！

出阁时简福晋只当她是代亭嫣出嫁，并没教她任何男女间的闺房之事，可再笨的女人也明白-两腿之间那私密之处是任何男人碰不得的禁地！

亭嫣夹紧了腿，他却撩起她的裙裤之后蛮横地强行撑开她紧闭的大腿，插入一膝，坚硬的膝头顶住她的柔软处“啊……”亭嫣全身一阵战栗，他的放肆和霸道让她心惊，让她不再有掌控局面的优势……“好烫……原来是个热情如火的小东西！”他低低地笑，膝头轻轻滑动，爱抚着她的私处，一掌同时挤捏着两只椒乳，不曾放松。

“不要……你放开……放开我……”亭嫣睁大了眼，虚弱地出声反抗。

“你企图迷醉我……难道就是害怕这个？”德煌用力地眨了眨眼，同时豆大的汗珠正一颗颗从他额头滑下……他正强撑着！深吸了一口气提神，他毫不犹豫地移下手，探向她腿间湿热柔软的禁地。

亭嫣惊喘，频频摇头。“不要……你不能、你怎么能摸我那里……啊……”他粗糙的手指已经捏住她腿间上方的小肉球！

亭嫣闭起眼，黑暗中似乎有千千万万个火星子在跃动……她衣衫不整、玉体横陈，清白的身子完全暴露在他眼前，连女孩儿家最隐密的私处，也让他尽情亵玩够了……“不能~”他低笑，手指更形放肆地拉扯搓揉她……“呃

-”亭嫣睁开眼，再也说不出话来……德煌气息浓浊地粗喘着，手指一边技巧地搓揉，灰浊含欲的目光则定定地盯着她脸上的反应，和她白嫩的胸口上骤然涌起的红潮……“别紧张，这没你想象的可怕……如果你配合的好，我就不追究你迷醉我的罪过……”他的呼息愈来愈浊重，额上的汗滴的更快、更多！

亭嫣摇头再摇头……“可……可我不是……”她蓦地住口。

“不是……不是什么？”德煌眯起眼。

亭嫣怔怔地望着他，到口的话梗在喉头，硬生生地吞回去！

她不能说出来！一旦说出真相，他们全家人就都犯上了欺君大罪！

第三章

“说啊，你不是……不是什么？”德煌逼问。他皱起眉头，语调虽然低沉且明显地放缓，语气里却有了一丝迫切。

“我……呃……”亭嫣倒抽口气她感觉到了他抵住她的硬硕！

“快说！”他却反常地眉头愈皱愈紧，在这关头突然捉住她的语病，不断追问她！

“我-”亭嫣欲言又止，还没能把话说完，德煌就突然闷哼一声，沈重的身躯整个压倒在她纤细的身子上！

亭嫣眨眨眼又眨眨眼……他终于醉倒了！

可她的身子也全给他看过、摸过、轻薄过了！亭嫣红透了脸，愣愣看着压在自个儿身上昏迷不醒的男子……“格格？”门外轻轻响起敲门声，是珠儿。

“珠儿？珠儿，你快进来……”回过神来，亭嫣意识到自己被压在德煌壮硕的身子底下，根本动弹不得，更糟的是-她地快喘不过气来了！

珠儿连忙开门进来。“格格？”珠儿被房中的情景吓到了！她呆站在门口，愣愣地看着眼前的情景。“这是……这是怎么了？格格？”她红着脸喊：“你过来……快过来帮我啊！”她用尽了气力想推开压在她身上的德煌，可任凭怎么用力，就是推不开德煌的身子分毫。

“啊……是！”珠儿连忙上前去。

两个人合力之下，还是做惯了活儿的珠儿帮了大忙，才让亭嫣顺利地德煌身下爬出来。

“格格！您怎么……怎么会弄成这样？”珠儿看到亭嫣衣衫不整的狠狠模样，惊讶地张大了嘴。

亭嫣只是拉拢了衣服，随意用衣带一系，淡淡地道：“他睡在这儿会着凉的，咱们要快生把他抬到炕上去！”珠儿喘了口气，才回过神来点头。

两个人一前一后把德煌拖到炕前，已经快用尽力气！

“格格……十三爷重极了！”珠儿气喘呼呼地道。

“我知道……”亭嫣也气喘不已，全身乏力。“可是一定得把他抬上去！”两人使尽了吃奶的气力，终于把德煌拖上床。

“可是，格格……”珠儿累瘫地坐在地上。“现下十三爷睡在炕上，那格

格您睡哪儿？总不成……总不成也睡炕上吧”她傻傻地问。

亭嫣捂着胸口，好不容易稍稍顺了气才通：“我就睡你那儿！”“您要睡我那儿？”珠儿指着自个儿鼻头，支支吾吾地道：“可是……可是格格，我那儿是下人房啊？怎么能委屈您睡那儿！”“可以睡就成了，有什么能不能的！”她坐在床前看看德煌，然后替他掖紧了被子。

珠儿看了德煌一眼，突然想到什么。“格格，刚才在房里，十三爷他有没有对您……”“没有。”亭嫣想他不想地回道。

他们简亲王府先是欺骗了他，之后她又下药迷昏他……她不怪他对地无礼，他并不明白个中原由，还只当她是他的妻子。

亭嫣坐在他身畔，幽微的烛火下，她细看他饱满宽阔的天庭、挺直的鼻、英气勃发的浓眉、菱角分明的双唇……这男人的性格必定豪迈直率，聪明果断，不是容易让人欺骗的男人。

亭嫣叹了口气，隐隐有些忧心……“格格，珠儿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珠儿走上前，站在亭嫣身侧，犹豫不决地道。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亭嫣道。

“格格……珠儿是想王爷和福晋对您的要求压根儿就是自私、无理的！您其实不必当真照着他们的吩咐去做，应该多为自个儿盘算才是！”格格虽然回答她没有，可就算是呆子，见了格格方才那狠狠的模样，会相信没有才怪！

亭嫣淡淡笑了笑。“那么，依你说该怎么做才是？”“依珠儿的话……方才您就该假戏真做！一旦您和十三爷圆了房，只要在王爷和福晋面前说成是个意外，到时生米煮成熟饭，他们也就莫可奈何了！”珠儿直率地道。

“阿玛和额娘执意要让亭嫣嫁进皇家，你想，他们会因为‘意外’而善罢干休吗？”亭嫣道。

“可是……可是您和二格格都是王爷和福晋的女儿啊？到这份上了，谁嫁进来不都一样？况且那时您跟十三爷都已圆房了！”亭嫣摇头。“不一样的，”她敛下眼，掩去眸中落寞的痕迹。“阿玛和额娘都是固执的人，再者，若他们的心思如你想的一般简单，我是简王府的大格格，当初订亲时他们该会先顾虑我：“她语调平淡，似乎事不关己，只是在叙述一事实。

“格格……”珠儿叹口气。她心底其贯也明白简王爷夫妻的私心！她只是希望亭嫣也能自私一点，多为自个儿着想一些！

“格格，折腾了一天，您也累了，快歇下吧！”珠儿劝道。

“也好，明日开始就要等阿玛的消息了二”亭嫣从床畔站起来。“我现下只忧虑一件事-一旦他明早没在丰台大营出现，不知又会惹出什么事端？”她望着昏睡在炕上的德煌，喃喃地道。

“格格，您这是什么意思？”珠儿不解地问。

亭嫣摇摇头。“算了，命运自有安排，一切就留待明天再说吧！”明天……明天又会有什么难题横在前面等地？才新婚之夜她就搞砸一切，自个儿的身子也教他摸光、看透了……老天爷，这是怎样的一场混乱？如今……如今看来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成婚第二日一早，依礼是要去跟杏妃问安的，可亭嫣借口身体不适，让珠儿过府去请安，说明身子一好即刻过府亲自问安，就这么敷衍了过去。

“格格，十三爷这么昏睡不会有事吧？”珠儿端了水盆进来，拧了条湿

毛巾递到亭嫣手上。

“我也不知道，幸而他身子很壮，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事。”亭嫣接过湿毛巾，在德煌额上轻轻抹试着。

“水……我要喝水……”德煌在昏迷中喃喃呓语。

珠儿立刻倒了杯水过来，亭嫣接过了，吃力地扶起德煌壮硕的身子，一小口、一小口喂水给他喝。

德煌昏睡了三日，地也看顾了他三日。

“格格，您这么尽心照顾十三爷，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感动的！”珠儿促狭地道。

“我会这么照顾他。只是因为他如今会弄成这模样全是我害的！”亭嫣不自在地扶着德煌躺下，避重就轻地道。

她会这么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不过因为心中对他有一份愧疚，真的只是如此罢了……“真是这样吗？那我就当是好了！”珠儿掩着嘴笑。

亭嫣没去理会她，她掏出丝巾轻轻抹去德煌嘴角的水渍，心不在焉地漫想……幸而丰台那边并没有任何质疑传来，她这才能稍稍放下心。可另一方面，自成婚之后，简王爷竟然也没捎来半点音信，亭嫣心底喘喘不宁，便要珠儿出宫去打探消息，打探的结果却是简王爷自那日醉倒后，人就病了！

她叹口气，幽幽地道：“我见自己的父母宫白中透青，知道事有不美，这桩婚事若成恐怕伤亲，果然就应验在阿玛身上了叫”亭嫣忧虑地道。

“原来格格早料到了！”珠儿往下问：“现在这边是瞒住了，可这会儿王爷又病了，就算二格格的病好了，也没人作主把她送进宫，往下咱们要怎么做才好？”亭嫣略略沉吟。“眼下阿玛病了，额娘一个人必定慌了主意，我看咱们得先回府一趟才成！”“可是格格，咱们要怎么出宫去？”珠儿问。“十三爷昏睡的事咱们虽然瞒住了，外人只当是格格和十三爷俩夫妻恩爱，可一旦咱们出宫去，这事就再也瞒不住了！”珠儿说到这儿，亭嫣垂下螓首，微微红了脸，随即淡淡拧起秀眉。“我心底也担心这个……”想了一会儿，她抬起脸道：“咱们就回去半日，只对外说爷的身子有些不适，在床上安歇着，谁也不许进去打扰！”“好主意！”珠儿笑开脸。“格格，那咱们几时回去？”“里外得先打点好了，可不能出差子！”亭嫣吩咐。“你先出去命人备一乘轿子，再传我的命令，就说爷身子不适，在床上歇着，谁也不许进来打扰！”珠儿明白了！”珠儿点个头，领了命令立即出去办事。

珠儿一走，亭嫣在房里等待的时间，门外突然有人敲门“珠儿，是你吗？”亭嫣走到门边轻声问。

“是额娘啊，“嫣儿”，快开门。”外头一悦耳的女声。

亭嫣心头一惊，原以为是珠儿办妥了事回来，没想到竟然是否妃！

“怎么了，‘嫣儿’？快开门啊！”杏妃领着一名侍女等在外头，体谅亭嫣正病着，因此她没让侍女先来通报，便自个儿走到新房来看她！

亭嫣急中生智，立即回到床上拿起被子搵着头脸，闷着声道：“额娘，我正病着，请您自个儿开门进来。”她已嫁进皇家，自然得代替亭嫣改口称杏妃为额娘。

门推开，杏妃让侍女等在门口，自个儿走到床前坐着。“怎么蒙头蒙脸的，病的很重吗？”亭嫣蒙着被子点头，紧紧蒙住头脸，只露出一头秀发。

“可怜的孩子！我听你的侍女说你过门就病了，是累出来的吧？”杏妃慈爱地抚着亭嫣的发。“德煌那孩子也真是的，刚成了亲，隔日一早就回丰